

# 那打天個一討紀武寒向

松蒼張○物人思意有

，名為「紀武寒」以近最，中瑞姚的展影攝術美場一了開。秀新猛生的界術藝台灣是，山高台灣座多十六過爬曾他「那打天」的靈心作創到找中其在。……（方地的樹大長滋，語雅泰）

游裝置藝術和藝術評論等多元創作領域的姚瑞中，三十歲不到，過人的創作熱忱和準確的完成度，獨樹一格的作品備受美術館研究員和策展人的注目，來自國內外的邀請展不斷，他在同儕眼裡稱得上意氣風發。光環加身如他，卻也躲不過多數藝術工作者都曾經歷過的生活窘境。

不經意的在他第二十本創作「手札」窺見他「吃泡麵困坐愁城」的私密告白。生活中他苦於談論藝術的對象難尋；女友的父母無法接納收入不穩定的「全職藝術家」，導致他多次失戀；大環境充塞不利於創作的氣氛，他身陷沮喪的情境已屬常態。

著姚瑞中父親姚冬聲生前畫作，一幅完成於一九五五年題名「著手成春」的牡丹圖，和配置東側牆上姚瑞中結合行動藝術及攝影的近作相映成趣。

光華商場的舊期刊，啓示他「藝術不只是繪畫一途」的質疑。

姚瑞中來到人間那一年，姚冬聲年屆花甲，是位律師也是業餘水墨畫家。獨自打電玩的「鑰匙兒」，近似自閉症般地過日子。父親平日筆下的花鳥走獸及辦展時眾眾揮毫，散播的美感經驗，在「父老子幼」的代差間形成對話的磁場。

通宵達旦畫不完的作業，復興美工三年的操練，克萊因、杜象邂逅，啟示他「藝術不只是繪畫一途」的質疑連連，欲窺藝術的堂奧，頻頻閱讀、觀展尋求答案，激發他向國立藝術學院叩關的計畫。

他有一次站在台灣最高點的玉山頂撒尿的經驗。

為達到「整合藝術」的目標，姚瑞中創設融合了戲劇、舞蹈、美術和音樂的展演團體，這個多元裝置

如願高中，他致力於拋掉過去技術於藝、做別人影子的老路，大三分組選了理論組，有了較多的時空從事自己既定的創作。為打破低迷的學習氣氛，姚瑞中及時創辦「宣統報」，這份「手寫」月刊的辦報形式，指涉這是由地下組織進行未成功的革命，刺激校園裡不同的聲音，抒發現代藝術理念。

厭棄泥古、不屑盲從潮流的姚瑞中，大學四年，已然發展出「姚派的創作潔癖」，像似糞便、尿尿、狗屎、屁眼……，這些絕少被挪用的介質，卻又生活化得入骨的東西，紛紛成為他活生生的創作素材。

蹲式廁所門板上一句「世界在外面等著我們」，讓如廁中的姚瑞中茅塞頓開，天天蹲在校園的慘綠青年決心跨出校門，他辦登山社，爬了六十多座高山，領略了台灣鮮為人知的壯美，誘發他更熱愛脚下這片大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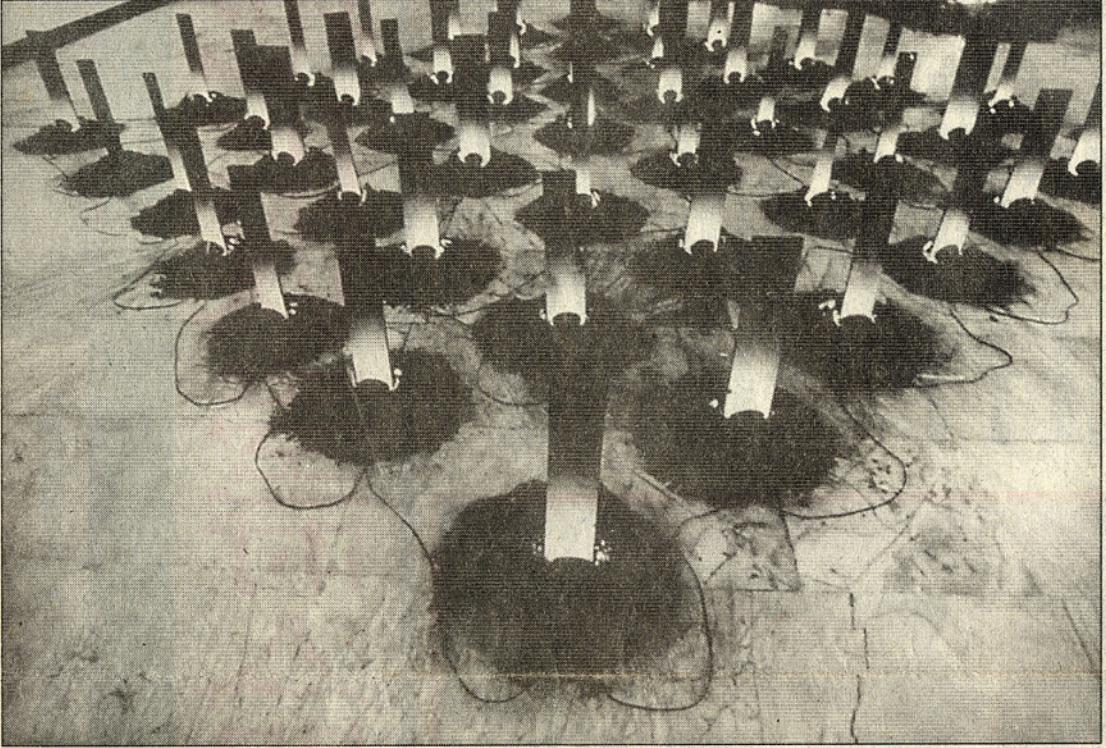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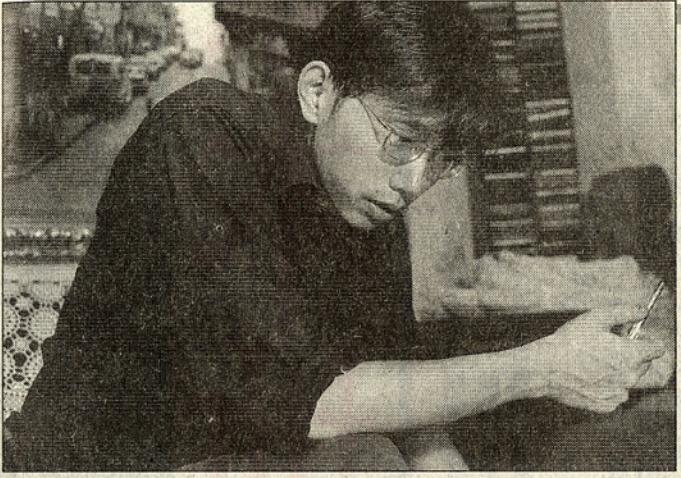
雙年展會場。

他使用沒有光彩的褐色顏料，突破攝影的局限性。

國際美展一改以往概分雕塑、繪畫或攝影不同組別的作法，而採行混合評選策展、藝術類型何須畛域分期，應側重於如何掌握個人熟悉的素材，這一點，姚瑞中自有先見之明，加上他的理論基礎扎实，面對繁複的現代藝術，便能看得透徹。他多以攝影陳述人的孤絕感。

從二萬多張的底片檔案裡，擷取動物骨骼和荒疏的地景畫面，用含礦物質的鹹性油墨在照片上染色，再反覆噴上水性髮膠，因排斥作用形成不規則抽象紋理；褐色系在攝影的發色過程很難忠實再現，姚瑞光點躍然其上，他營造出「寒武紀大爆發」後的古生代生物繁生初期的古典情調，有別於「姚派」其他創作形式的理性和尖銳。

通過「寒武紀」美術攝影作品，姚瑞中期望追溯生命的源起，反思身處世紀末的滔滔亂世，生命是否有轉折的出口，抑或是只能與孤絕



▲特立獨行的姚瑞中，創作能量豐沛。（上圖，張蒼松／攝）

▲「介入」系列攝影作品贏得首屆台北攝影節新人獎首獎。（圖下，一九九二·姚瑞中攝）